

# 校刻 三國志

九

漢書門			
一冊	二架	一三函	五七〇四號類

內閣文庫			
三六函	一七架	五七〇四冊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4
冊數	10 ( 9 )
函號	280 14



三國志卷之五十二

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

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

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諷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

可嘉羨愚意禱禱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羣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

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其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誠然親親有哀尊

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支孫又傳記四世而絕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

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歲邾子會盟季友來

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

是臣也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諱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

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釐疑事無

實觀省上下關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雖一放猶拾遺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

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

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

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

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在事者君便上表

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

三國志卷之五十二 吳書七 張昭

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孫權孫翊孫瑜孫皎孫寧孫表孫權等皆出於昭昭守領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李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諫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

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

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

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

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隆胤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

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

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即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譽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審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歐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

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遷塗於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業以濟一諸華拓平荆鄂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識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功於天下矣昔賈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沉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

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威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

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

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可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

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官則拜孤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

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遭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

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  
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忍戀之有且秦穆連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囑以悔過見錄孤僅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侮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應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

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福正平正平世之有

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鸞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

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鸞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

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

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

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

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追慕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二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

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設休素所忿○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

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會稽父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

書○江表傳曰雍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州郡表薦弱冠

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

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人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

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

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宜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獨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

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即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

○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

○吳錄曰雍會稽父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

○江表傳曰雍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州郡表薦弱冠

○吳錄曰雍會稽父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

○江表傳曰雍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州郡表薦弱冠

○吳錄曰雍會稽父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

○江表傳曰雍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州郡表薦弱冠

○吳錄曰雍會稽父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

○江表傳曰雍伯喈學琴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州郡表薦弱冠



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際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

清嚴絕倫獨見淮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輕食稱善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

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雖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

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尙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

質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

代雍平尙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

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

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

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

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儉之戒帝

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

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

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

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

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願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

譚言其與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

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

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

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

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

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郡先有姓葛者時人謂

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

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

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悞

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

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

知其故而不放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付度

之罪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

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忿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

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搗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

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

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

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

諸葛瑾

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  
 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覽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於羣后也陛  
 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  
 掌○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河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勳功未可必委為  
威聲遠震有其孫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魏宗子對王之師行曾公移師之計極遠之規於茲而  
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初相與有若四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  
體股肱橫斷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寔為詳章之費

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  
之在南郡人有密報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數年思如  
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立德昔遺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之德意自隨入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安語文跡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  
瑜即得共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誠封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

陵侯○吳錄曰曹真夏侯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毅推道理在計畫  
動亦以全師保境為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  
 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股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  
 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  
 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  
 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  
 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觀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  
 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

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  
 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乘勢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  
 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觀幼弱  
 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  
 相陷讒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  
 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齟齬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  
 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  
出孫權此論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  
為鑒戒或當以進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敏願兵仰卿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  
 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  
 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  
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副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  
冠蓋天下藥之隨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其為慎皆如此  
赤烏四  
 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  
 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襦奉朝請後拜  
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理頭攝融  
部曲吏士親附之雖外無事  
 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更假卒或不遠千里  
 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橋蒲投壺  
 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

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爵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難聲融誅融果割金印應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子師世亂避難

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豐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

不實覽性寬雅沈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人客放縱騖與旌求食其地懼

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騖止之曰本所

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抵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

席致地坐騖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騖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

飯與騖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騖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騖曰何能忍此騖曰吾等

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爲討虜將軍召

騖爲主記○吳書曰歲餘騖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

權爲徐州牧以騖爲○吳書曰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從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

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

外附內違騖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

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騖因承制遣使

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騖騖將交州義士萬

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騖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

驚擾處處阻兵騖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

節徙屯滬口權稱尊號拜騖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

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騖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與隆大

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

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

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騖於是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

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誠否得中頭奇錄與騖述後進題目品議

司各任其職故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

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

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郢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尙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

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騖

上疏曰伏聞諸典校隨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

受大刑是以使民踰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

三國志卷之五十二 步騭



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祥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不則宜。詔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鸞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費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更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鸞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鸞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鄧芝。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頹。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鸞所言云。每讀步鸞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

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鸞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璠。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璠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璠紹祀。穎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

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  
 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  
 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  
 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  
 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  
 之次也當一方之戎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  
 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  
 循禮而動辭氣審審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祭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  
 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  
 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  
 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  
 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睿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  
 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  
 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處心長者好尚人  
 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  
 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三國志卷之五十二

吳書八

張嚴程闕薛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漢陽關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

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

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

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

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

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

為會稽東郡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

與張昭草創權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蓋車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星

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直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是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郡少事

之氣會登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緣澗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謀會

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察其志每

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譏○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郡所以重二人

張紘

張紘

張紘

張紘

張紘

張紘

張紘

張紘

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小覓之，以觀其變，識者不同會。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侍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擐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黃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地勢，固卑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斷運岡，改名秣陵。今處所俱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請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燕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燕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圖徐州，宜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

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奔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死。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覺，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

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稱樞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幸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非其實也。今景與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書，曰：前勞手筆，多蒙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編笑，如復視其人。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玄子尚，尚尚俊才。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環氏與紀曰：皓嘗問詩云：汎言楫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平尚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鸕鶿。皓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故以致恨。後問狐飲酒可方，誰對曰：陸下有百狐之量，猶云尚知孔丘之不至，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尋卒。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

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志林曰：權又試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獨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

三國志卷之五十三

遠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連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避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稱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

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儀本姓李避亂更姓遂隱於會稽如亦相步驟等咸親焉嚴峻蕭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詣詢太子敬訪以異用年七十而卒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邗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判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官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

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日宣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

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離間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隴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

呂岱從交州召

呂岱從交州召

呂岱從交州召

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陳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雖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我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

攻州突都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驚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

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黃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關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下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水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榮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從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少選傳之位仍兼選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翊為五官中郎將至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吐正言其野民皆菜色臣由燕雀處堂子羽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懸懸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

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冀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危亡之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士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祚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爲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三國志卷之五十三 終

三國志卷之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鸞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廉許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許汝南陳播爲別駕蜀川李膺荀緄杜密沛縣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居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馬韓馥爲河內太守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其與爲比策命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醜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

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  
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實

乃獨將瑜詣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衰微廣土開疆立基於鄂遂據荆揚  
至於南海傳業延年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焚海爲鹽境內  
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車帆帆朝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信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  
相首尾則命召不特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  
勿道徐觀其變若曹氏能舉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亂兵猶火也誠將自焚將軍輸勇抗威以  
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  
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

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  
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

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淨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  
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

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  
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

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

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  
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前案案曰

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此  
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五六萬且車已久疲所得表衆亦僅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  
之衆衆敵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  
人各顧妻子挾私意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  
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避近不如意便還  
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鄧陽勸權身瑜使鄧陽還但與  
肅同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

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  
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

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  
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

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當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  
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  
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  
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

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  
最居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奉爲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  
風猛往船如飛埃絕燭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皆燒  
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



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

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騎○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

夏水入截仁後仁閉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

期大戰瑜親跨馬揲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

與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

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

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置吳盛為

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

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

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摩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

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

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

巴陵與前所鎮巴

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

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

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願以年長欺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

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欲靜靜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

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將韓

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邪幹曰吾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

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說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

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劉史復出猶無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進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

昭榮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盡善萬人

之英願其器量廣大思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疾孤漢

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

孤向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

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

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

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

牙衝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鄆都揚國

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

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

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

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典繼為胤歸

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酌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嘗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道。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敵。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

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尙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羸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

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外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怨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絲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鄴。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

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漢書春秋曰。曰。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書春秋曰。曰。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惟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表傳載。魯肅疾。困與權。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四。自致此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願威靈請若在。提至以不謹。道過暴疾。昨自留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備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黃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有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當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

三國志卷之五十四 吳書九 呂蒙

擊阿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行間，疑不悅，介勳力成，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肅自不然始與豫州親，於長坂豫州之衆不

當一校，司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望，望不及此，主上矜憐豫州之身，無有慮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處分以義，備侍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曲出爲老將，何復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

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吳書曰：肅爲人，力能

勃，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旋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

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陸襲爵，領

兵馬。○吳書曰：肅爲人，力能勃，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旋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

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陸襲爵，領

兵馬。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

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悉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

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問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

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拜合之。蒙陰賒黃爲兵，作絳衣行勝，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

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裒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

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

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

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

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尙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

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

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肅，欽曰：卿今並當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

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嘗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

代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勵，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

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穉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

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欽蓋不可及也，當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枕說書傳，經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

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  
 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蕪春典農  
 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  
 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  
 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墜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患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  
 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孫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  
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  
 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  
 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  
 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  
 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  
 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  
 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郵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  
 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長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

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  
 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  
 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  
 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  
 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  
 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聞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  
 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使人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  
 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  
 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  
 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  
 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  
 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  
 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  
 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  
 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

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僇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馳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糧。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藥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之，翻至城門，請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時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是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絕，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笑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慈惠焉。仁得書流涕而降。謂蒙曰：此諸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士仁，遂降。○吳錄曰：初，南郡蒙入據城，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

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屏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孫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憾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驕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嬰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

孫權傳 卷之四

俱下。孤嘗謂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子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三國志卷之五十四終

三國志卷之五十五

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旬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吳書曰：普殺放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瘳百餘日。卒。權稱尊號。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崩，自祖遂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

別部司馬堅、蓋、隨、策及權、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魯肅水為吳軍人所得、覆醫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蓋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

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誑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圖、計以昔時父壽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以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昭幸、與交、與親、與近、與牛、飲酒、飲血、與共盟誓、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勳、欽督萬兵、與齊并力、勳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貧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



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推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欽對曰：臣聞公舉才，豈敢私恨乎？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河，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謂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

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衝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

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

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

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關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八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

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故創數十處，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能二年卒，弟承領兵，襲

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

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

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

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

昔三頁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備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修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

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

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修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興，武庶子也。

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

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

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

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三母感寤，雍

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備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贏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郡陽民吳遠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遠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

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柝閭大柵繫石為釘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柵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柵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同郡丞頭之乘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待從被文纒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

僅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備人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統祖既得免軍器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傲傲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處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爾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自子為都督長於是去就就與臨版九平寧曰幸甚飛自祖賜寧之標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憊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意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與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願當代入函權乃赦之

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眾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持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

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軍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放鹿角瑜墨入營斷得數十級北軍驚駭或誤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爾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驍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

嘉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警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

從屯於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

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

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

卿食急上寧涕泣獻款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璩以罪徒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

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  
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驟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  
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  
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  
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  
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  
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  
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  
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  
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征合肥爲右都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  
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  
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  
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  
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劍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頗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  
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  
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

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  
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  
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  
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  
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借假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此  
王建德義之基依信順之字刺經略之綱明賞賤之序易簡而其觀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徒舉近務遠利於  
當年哉豈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  
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  
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兼湖令復討臨  
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  
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  
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  
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  
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  
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

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燕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于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默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酷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深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猛

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即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大

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隙，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琳、秦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秦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養。秦與丞相、漢陽、興等從，萬、曠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贊拜三年。皓命秦與諸葛觀攻合肥，秦與晉天將石苞書，搆而問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秦復帥眾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秦無所獲，皓怒，斬秦導軍。三年，秦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秦家於臨川。秦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三國志卷之五十五 終

三國志卷之五十六

吳書十一

朱治朱然呂範朱恒傳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黃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黃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黃，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黃曰：破勝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蓋卓、卓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聊定六郡，特

三國志卷之五十五

朱治朱然

○江表傳載治說黃曰：破勝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蓋卓、卓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聊定六郡，特

武備承共業... 孫氏異同評曰... 魏志及江表傳云... 然以景初元年... 魏志承魏書... 依違

常歎治憂勤王事... 性儉約雖在富貴... 車服惟供事... 權優異之... 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

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 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 多出仕郡... 郡吏常以千數... 治率數年一

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 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 是時丹陽深地... 頗有奸叛... 亦以年向

老思戀土風... 自表屯故鄣... 鎮撫山越... 諸父老故人... 莫不詣門... 治皆引進... 與共飲宴... 鄉黨

以為榮... 在故鄣歲餘... 還吳黃武三年... 卒在郡三十一年... 年六十九... 子才素為校尉... 領兵

既嗣父爵... 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 為人精敏... 善騎射... 權愛異之... 常侍從游... 戲少... 交自... 武備

亦以校尉領兵... 紀弟緯... 萬歲皆早夭... 才子琬... 襲爵為將... 至鎮西將軍... 才弟紀... 權以策女妻之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 本姓施氏... 初治未有子... 然年十三... 乃啓策乞以為嗣... 策命丹陽

郡以羊酒召然... 然到吳策優以禮賀... 然嘗與權同書學... 結恩愛... 至權統事... 以然為餘姚

長時年十九... 後遷山陰令... 加折衝校尉... 督五縣... 權奇其能... 分丹陽為臨川郡... 然為太守

三關屯... 拜偏將軍... 建安二十四年... 從討關羽... 別與潘璋... 到臨沮... 禽羽... 遷昭武將軍... 封西

安鄉侯... 虎威將軍... 呂蒙病篤... 權問曰... 卿如不起... 誰可代者... 蒙對曰... 朱然膽守有餘... 愚以

為可任... 蒙卒... 權假然節... 鎮江陵... 黃武元年... 劉備舉兵... 攻宜都... 然督五千人... 與陸遜并力

拒備... 然別攻破備前鋒... 斷其後道... 備遂破走... 拜征北將軍... 封永安侯... 魏遣曹真夏侯倫

張郃等攻江陵... 魏文帝自住宛... 為其勢援... 連屯圍城... 權遣將軍孫盛... 督萬人備州上... 立

圍塢為然外救... 郃渡兵攻盛... 盛不能拒... 即時却退... 郃據州上圍守... 然中外斷絕... 權遣潘

璋楊粲等解圍... 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 堪戰者裁五千人... 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 立

樓櫓臨城... 弓矢雨注... 將士皆失色... 然晏如而無恐意... 方厲吏士... 伺間隙... 攻破兩屯... 魏攻

圍然... 凡六月日未退... 江陵令姚泰... 領兵備城北門... 見外兵盛... 城中人少... 穀食欲盡... 因與

敵交通謀為內應... 垂發事覺... 然治戮泰... 尙等不能克... 乃徹攻退還... 由是然名震於敵國

改封當陽侯... 六年... 權自率眾攻石陽... 及至旋師... 潘璋斷後... 夜出錯亂... 敵追擊璋... 璋不能

禁... 然即還住拒敵... 使前船得引極遠... 徐乃後發... 黃龍元年... 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 領兗州

牧... 頃之以兗州在蜀... 分解牧職... 嘉禾三年... 權與蜀克期大舉... 權自向新城... 然與全琮... 各

受斧鉞... 為左右督... 會吏士疾病... 故未攻而退... 赤烏五年... 征相中... 魏將蒲忠... 胡質... 各將數千人

忠要遮險隘... 圖斷然後質為忠繼... 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 聞問不暇... 收合便將帳下

見兵八百人... 逆掩忠戰不利... 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 魏志及江表傳云... 然以景初元年... 魏志承魏書... 依違

不利... 質等皆退... 按魏少帝紀... 及孫權傳... 是歲並無事... 當是陳壽誤... 以吳嘉禾六年... 為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

相中... 魏將李興等... 聞然深入... 率步騎六千... 斷然後道... 然夜出逆之軍... 以勝反... 先是歸義

三國志卷之五十六

吳書十一

施續

二

三國志卷之五十六

吳書十一

施續

二

三國志卷之五十六

吳書十一

施續

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實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各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

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權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親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墓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謀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範有不整者範願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策笑無以答範出使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然威禁大行



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哀術使孫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孫稱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頭頭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募兵向壽春稱權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孫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郡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還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驍以梁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奇綺服飾皆王者權曰昔管仲精好舟車器整耳此適足作軍容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譏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歡魯子微指趣請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特節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也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要兄事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指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

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翼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都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官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琳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琳琳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郡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

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離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都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訪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逃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

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曹云臣無作或作禍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將相平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從罪訪刑夫誅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錄曰桓本驕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髮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帝桓進前將曰臣今日真可謂將兒輩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羣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驍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純賦宋鶴書名竹魚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榻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申獲隼高翔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往六安多設屯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愴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

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號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巖石頭。城不過數日。可破。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

建興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子運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三國志卷之五十六 終

三國志卷之五十七

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感王方平。訊言疾來。遂我。南岳相求。故遂南。

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孫策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哀經詣府門。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雉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率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平地。翻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譙。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祖章請。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開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請被。稱葛巾。與敵相見。請欲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鄧都。故王。府君。欲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鄧都。又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鄧都。故王。府君。欲不。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鄧都。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欲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嬰。賜。將。士。

計功行賞。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磈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謙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穎行，使使子卿，恐子無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真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卿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樓嚴拒戰，華逆請報，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在東垂，常懷瞻仰，欲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諫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欲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款遺吏，迎策三說有不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苑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高策之從兄也。屯烏程，蓋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開曹公辟曰：盜陌，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雕靡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

曰：卿不及伏義，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問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向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還禁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難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入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奮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魏書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董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戾，罪絕拜賀，無附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風性，輪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吳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聖，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容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親皇輿金軒之飾，仰觀魏衆民之盛，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隔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遠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其大陰陽是也，伏義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



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郡都尉後徙寧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郵或有疑

害復徙向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

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青後仕朝常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

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巖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

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緒欲入宮闈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

處將相之位遭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

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請不憚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那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

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巖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奉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

錄曰忠字世方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讀人物造吳郡陸機於重亂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

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吳弟中夏督景堅

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 登越騎校尉果遷廷尉

有膽幹任香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登越騎校尉果遷廷尉

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

聳書與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其才於總猥所舉依已成所毀依已 吳廷尉倚書濟

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吳廷尉倚書濟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儉孝悌勤修操

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

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

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

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

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瘖疾又意在

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

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

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

南部都尉次子毅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酒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

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荷有令性幽明俱著荷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松之節而齊

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

年於十三滴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遂死異部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

許奉白姑姊臉臍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實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

顯行以勸苟非名節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誦譽人志共勇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葬聖朝

酌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憂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

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

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

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徒太

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為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

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

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權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

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恩推亮之心必無

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

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弊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澗。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黠事起。遂因此發。舉黠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暨黠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滯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暨黠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真。廣陵人也。暨黠皆坐自殺。溫宿與暨黠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黠父兄附子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暨黠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暨黠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搗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纒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

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略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際冠羣。燁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黠。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暨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暨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

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贏。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遣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官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

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真俊。數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之數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取。禍諱實。挫廉逃。舉使才映。一世。豈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取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群。輝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擔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自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其中妹先適。願承官。以許嫁。丁氏。或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借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惡四布。俊屬。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求糧。俊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





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注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

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瑁與張紘等俱過。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

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惻愍之念。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

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  
迫末，捐近治遠，忽以收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  
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  
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  
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  
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  
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  
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榮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  
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  
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  
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  
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  
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  
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尙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見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

碑字士光，至軍騎將軍，同三司，瑁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道昭太尉。

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

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  
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漂沒著  
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尙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  
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  
俱死耳。人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  
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  
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  
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  
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  
時，選曹尙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  
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  
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  
建業，徵據尙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  
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  
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  
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

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官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悉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實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能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續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略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權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